

来自基亚文纳的裴斯塔洛齐家族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第三批移民来自三同盟（格劳宾登）统治下的意大利语山区，尤其是基亚文纳和瓦尔泰利纳；当地的新教社群承受着来自米兰和天主教会方面的压力。来自基亚文纳和格拉韦多纳的裴斯塔洛齐家族约于 1550 年在约翰·安东·裴斯塔洛齐（1537–1604）的带领下到苏黎世，并于 1567 年获得市民权。他们最初经营亚麻布、棉织品、天鹅绒和丝绸，到 1579 年已专营丝绸。在近两个世纪里，他们一直是丝绸商人。1662 年，一位裴斯塔洛齐当选为新设立的商业委员会成员；1767 年，汉斯·雅各布·裴斯塔洛齐当选为大会议员。¹该家族后来涌现出教育改革家约翰·海因里希·裴斯塔洛齐（1746–1827），并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经营了一家延续逾 250 年的钢铁贸易企业。

裴斯塔洛齐家族表明，“洛迦诺人”对苏黎世的贡献，必须置于更广泛的意大利新教移民浪潮中来理解。《瑞士历史辞典》（*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*）将来自瓦尔泰利纳、格劳宾登以及洛迦诺加尔文派教会的难民，列为十六世纪聚集于苏黎世的群体。²他们语言相通、信仰相同，并与伦巴第地区有着商业联系。各家族之间通婚，丹尼尔·奥雷利便是其中一例，其母亲便出自裴斯塔洛齐家族。他们在这一座德语城市中共同形成了一个讲意大利语的商人圈子，这一圈子一直延续到第二、第三代融入苏黎世社会为止。

1 创业难民的神话

17 世纪的家族史将苏黎世丝绸业完全归功于洛迦诺人。丹尼尔·奥雷利于 1683 年出版的《1555 年洛迦诺迫害史》（*Locarnesische Verfolgung 1555*）在这一传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。《瑞士历史词典》（*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*）指出，该书强化了一种错误观念，即新教难民将丝绸业引入了苏黎世。³这一观念之所以颇具吸引力，是因为它将宗教上的英雄主义与经济上的成功结合在一起，并使难民的后代在仍为争取完全市民权而奋斗之际，获得了要求承认的依据。

常见误解。人们常说，苏黎世的丝绸业是由 1555 年的洛迦诺难民创立的。现代研究已纠正了这一观点。早在十三世纪，苏黎世便已存在丝织业；而十六世纪晚期的丝绸业，既由意大利移民建立，也由韦尔德穆勒（Werdmüller）家族等当地商人建立。《瑞士历史词典》（*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*）指出，那些“有时仅被勉强接纳”的洛迦诺丝绸商人，很快就被当地商人超越；后者凭借在棉花贸易中积累的经验，创办了经营丝线和毛线的大型商号，如 Florhof 和 Seidenhof。⁴这一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丹尼尔·奥雷利（Daniel Orelli）1683 年的记述。

因此，现代学术研究为洛迦诺人赋予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角色。他们带来了市场知识、与伦巴第地区的商业联系、天鹅绒织造等若干技术，以及——就扎尼诺而言——首次尝试集中化生产。本地资本（如韦尔德穆勒家族）以及图雷蒂尼等其他意大利流亡者的专业知识同样重要。苏黎世议会奉行保护主义政策，将制造业保留给城市并禁止乡村作坊，这对该行业结构的塑造作用，超过了任何单一移民群体。⁵沃尔特·博德默（Walter Bodmer）于 1946 年发表了关于 1550 年至 1700 年间难民移民对瑞士经济影响的研究，为这种更为冷静的评价奠定了基础；他指出，接纳政策在很大程度

上取决于经济上的考量，而且许多难民创办的企业最终以失败告终。⁶

2 天鹅绒、塔夫绸与纱罗

到十六世纪末，苏黎世的大企业家——包括韦尔德穆勒（Werdmüller）、穆拉尔特（Muralt）、奥雷利（Orelli）和裴斯泰洛齐（Pestalozzi）家族等苏黎世的大企业家，除了丝线外，还开始生产天鹅绒、塔夫绸和丝纱罗。苏黎世同时也是从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口生丝的再分配中心，这些生丝加工成丝线后，再从苏黎世运往巴塞尔、法国、奥地利、德意志和英格兰。1685 年以后，该城又增加了织袜机编织长袜以及更为奢华织物的生产。由此，该行业逐步从为远方市场加工丝线，转向价值日益提高的成品织物；下文将要讨论的埃舍尔家族在十八世纪的约纱织造，则使这一发展更进一步。⁷

3 注释

1. 维基百科，“佩斯塔洛齐家族”，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Pestalozzi_family（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阅）。
2. 托萨托-里戈（Tosato-Rigo），《新教难民》（同上）。
3. 马丁·拉斯纳（Martin Lassner），《奥雷利，丹尼尔》（“Orelli, Daniel”），载于《瑞士人名辞典》（DHS），2009 年 10 月 26 日版本，<https://hls-dhs-dss.ch/fr/articles/029400/>（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阅）：该书“renforce”关于新教难民将丝绸工业引入苏黎世的错误观点”。
4. 莫图-韦伯，《丝绸业》（同上）：“这些丝绸工匠起初虽受到冷遇，但很快就被当地商人接手；这些商人凭借在棉纺织业积累

来自基亚文纳的裴斯塔洛齐家族

的经验，成功创办了专门生产丝线和羊毛线的作坊，例如弗洛尔霍夫（Florhof）和塞登霍夫（Seidenhof）。 ”

5. 凯勒，《胡格诺派的影响》（同上），关于该市禁止乡村作坊。
6. 沃尔特·博德默，《1550–1700 年难民移民对瑞士经济的影响》（苏黎世，1946 年），据托萨托-里戈，《新教难民》（同上）“史学”一节的概述。
7. 莫图-韦伯，《丝绸业》（同上）：“16 世纪的大企业家（韦尔德穆勒、穆拉尔特、奥雷利、裴斯泰洛齐）也开始生产天鹅绒、塔夫绸和丝绸纱布。”同一文章（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阅）将苏黎世描述为“从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口生丝的再分配中心，这些生丝随后以纺丝形式转口至巴塞尔、法国、奥地利、德国和英国”，提到 1685 年后引入“机械编织长袜和织造更奢华的织物”，并指出海因里希·埃舍尔“借助从博洛尼亚挖来的工匠”，“自 1730 年起开始织造被称为‘博洛尼亚绸’的丝绸布”。另见普菲斯特，《苏黎世工厂》（同上）。

仅供一般参考。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，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，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。

在线版本: cn.helveticaregister.com/lugano-the-pestalozzi-from-chiavenna